

450881

1239
192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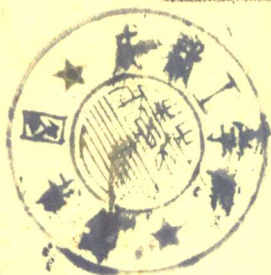
列 宁

450872

论我国革命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239
1923.1.6

人民出版社

4508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论 我 国 革 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论 我 国 革 命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0.25印张 3,000字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1049 定价0.03元

论 我 国 革 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¹论革命的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的学究气。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胆小，甚至其中比较好一些的人，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抱保留态度，这种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整个革命时期充分表现出来的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²，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农民

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³。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要回避，绕道而行，就象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如果不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也就是说，如果不作某些改正(从世界历史总的进程来看，这种改正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当作模范的。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免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我们看见，最富强的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战后起一直到现在还不能把“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调整好，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俨然以革命家自居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条界限(不能再越过了)，而且他们对于这种“常态”的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

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做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1923年1月16日

二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

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 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 1917 年 10 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之流，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本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1923 年 1 月 17 日

选自《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89—692 页

注 释

- 1 尼·苏汉诺夫是俄国政论家，农业经济学家。早期为民粹派，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年因领导孟什维克地下组织而被判刑。——第1页。
- 2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第4卷第392页）。——第1页。
- 3 参看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第2页。



书号 1001-1049

定价 0.03 元